

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,其中特别提到健全依法决策机制,把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,要求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,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。应该说,这是推动政府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举措,也是兑现责任政府承诺的制度性保证。

事实上,我们的政府本来就应该是人民政府,政府的每一项立法和每一个决策,都必须贯彻为了人民、服务人民的

宗旨,尤其是在事关民生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上,更应体现民主的思想和科学的原则,要更多听取民声、集中民智,使政府决策更加体现民众的真实需求,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。

然而,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,行政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化在政府工作中相对较弱。个别领导干部民主与法治观念淡薄,“官本位”权力意识浓厚,决策习惯于个人主导、事先定调,“拍脑袋决定、拍胸脯执行、拍屁股走人”等严重不负责任的现象依然存在。一些政府部门虽然也制定了民主

决策和科学论证的程序规范,甚至还有集体讨论、风险评估的制度及相关的内设专业部门,但当决策项目实际来临时,却还是主要领导一个人拍板、定案,制度、规范形同虚设。有时虽然在一定的压力下也组织论证、展开讨论,但大多是先定后论式的“走程序”,没有实质性意义;有时为了实现“领导意图”,甚至搞选择性听证,事先精心挑选“民意”代表,将持不同意见者排除在外,形成虚假的“专家意见”和民众“共识”,误导了项目决策。

比如曾有媒体报道广州陈家祠广场“短命建筑”,耗资

八亿,仅使用四年即被拆除;耗资亿元的郑口运河大桥,完工三年,却因质量问题一直不能通车;安徽贫困县利率,领导层胡乱决策,耗资四亿建豪华办公楼……凡此种种,都反映出一些地方的政府决策过程渗入了太多的“个人擅断”和“走过场”成分,缺乏真正民主和科学的精神。而一旦事后发现决策错误,甚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、产生重大经济损失,一些地方领导则早已提拔重用、异地交流或者离退休多年,他们又会以“集体决定”、“风险难免”等为托词,不予担当、规避责任。而有关部门或

者司法机关,也常常会以“责任分散”、“直接责任”难以判明,或者以“拍板定调”者是身体力行的实干者、干部积极性需要保护等为由,不予责任追究或者给予从宽发落,引起当地民众和社会舆论的不满,影响到诚信政府、法治政府、责任政府的庄严承诺和形象。

应该说,中央已充分关注到政府行政决策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,也注意到严肃的责任追究对依法行政及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。因此,必须通过民主决策的制度建设,去进一步强化更为广泛的民众参与,让专家独立地进行

科学论证和决策的风险评估,尤其要加强对具体决策项目的合法性审查,加强“不可行性”论证,为可行性提供“反对意见”的论证保证。而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,将从责任落实的角度有效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,让决策的组织者尤其是“一把手”真正负起责任,促使他们增强民主决策、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意识,做到民主参与不走过场,科学论证不虚化,依法行政不落空,并配合责任倒查机制,使“责任政府”获得有力制度保障。(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
由“埋儿奉母”拆除想起“长跪尽孝”高扬

凌河



今天再来说六安街头那一幅“郭巨埋儿”,是否真是“已晚谭”了呢?恐怕不是,因为就在前几日,引出舆论哗然的这块“公益广告”,悄悄拆掉了——依我所见,“郭巨埋儿”的拆除,与当年“雷峰塔的倒塌”,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。

大概因为现在“不孝”之人尚存,所以又拿“二十四孝图”来教育今人。“二十四孝”是一种什么样的“美德”呢?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,说它有的还可行,有的则要人送命,还有的更令人生厌。例如“郭巨埋儿”,说的就是汉代郭某人为为了省下粮食供奉其母,刨坑活埋儿子的“故事”,被称为“二十四孝”中“最极端、最奇葩、最不可学的一个典范”,所以尤其受到鲁迅先生痛斥。其实“二十四孝”固然讲孝,但所取典型大多荒诞不经,少有正常的、可供现代社会借鉴的事迹,不要说“刻木事亲”的愚蠢和“尝粪忧心”的诡异了,便是什么“闻雷泣墓”呀、“哭竹生笋”呀,无不是怪力乱神的东西。像“郭巨埋儿”这样的“孝”,说它是“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传统糟粕”,我看一点也没有过,不料竟“拿来”作了宣传“精神文明”的“道德楷模”。

其实这一类的“道德楷模”,并非六安一市才“拿来”——十年之前,我们的报纸曾浓墨重彩地宣传过一个“长跪尽孝”的典范。某地一位“军嫂”,因为公公去世,而夫君从军,戎机万里,无法前来奔丧,所以引来亲属宗族百般指摘。于是该好军嫂,代夫祭灵,以身尽孝,长跪坟前。因为是媳妇代祭,所以一天还不行,一跪就是七天,终于化解了三姑六婆的愤懑,使那远在边关的丈夫,得以安心保国,于是军功章上,便有了她的一半。这个“感人的故事”,当然是作为“文明新风”来弘扬的,但这“文明”,真那样“道德”

吗——磕头相祭,本是老祖宗的陋习之风;因为男女不平等,所以媳妇代祭,要跪七天才能过关,这更像是封建的老谱;我们的军嫂,逆来顺受,俯首长跪,当然是集了“纲常”于一身,本该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,又有什么可以拿来作楷模的呢?大概只能算作“第二十五孝”吧!

而近年之间,又有一个“道德楷模”,展现在我们的媒体上。这回不是“军嫂”了,却是一个“残嫂”,说是某地女子,长期受到丈夫家暴,不要说一点“感情”了,便是度日如年,也已苦不堪言,但是坚不离异,默默承受,直到丈夫离世之后,还一直为他守寡。什么原因呢?因为那男人是个残疾,“不能没人照顾”,所以再打再骂,也不能离开他!这当然不是“孝道”,而是“妇道”了,大概可以立“贞节”之碑建一个高坊了。然而人们读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和捧上了天的评论,却不觉狐疑,那一种毫无感情只有“义务”的婚姻,那种为了照顾“责任”而牺牲自己一生幸福追求的“道德”,真是那样“道德”那么“文明”吗?

还是回到“郭巨埋儿”来吧。腐烂了一百年的“二十四孝图”,为什么今天又被拿了出来“教育人民”?因为包括“不孝”在内,我们的道德状况确实出了许多毛病,所以人们惊呼“滑坡”,进而饥不择食。其实道德作为观念形态,是有不同的“历史类型”的,除了继承性外,主要还是要同现实的“物质生活方式”相适应,不同性质的道德,是很难类比出个“爬坡”或“滑坡”的。比如我们对人的解放、个性的张扬,对于人性与爱情的勇敢追求,以及对于私人财产权的承认和捍卫、对于个人隐私权的尊重与保护、对于个人合法利益的大胆诉求,乃至公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监督和开明政治之下才能生成,这哪里是一部“二十四孝”乃至那些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封建道德可以简单比拟的呢?



流行词手册

网络世界庞大无边,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,在这里都能找到新的对应的网络虚拟社区。现在是移动互联网蓬勃的时代,我们说微信朋友圈是熟人社会,而微博则是陌生人社会。在熟人社交圈中,你会注意自己的言行,不会动辄破口大骂,因为你的朋友们都在看着你。你秀各种美图,吃喝玩乐或者读书旅行,也在无形中构成朋友们对你的一种整体认识。而如果你注册一个陌生的名字出现在微博里,满足自己的其他倾诉或者谩骂的愿望,那么你将会呈现另外一张面孔,一种新的网络性格会反过来影响你的人格变化。换句话说,在微信朋友圈里你会注意自己的“节操”,而换一副马甲出现在微博上,你往往会因为某些意见的不同,为各种社会现象、政治态度而吵得不可开交,争执到最后可能会导致“节操碎了一地”。

“节操”这个词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悠久,更多的是正面表达个人的道德品质。但用在网络中,却被“轻质化”了,是一个“轻词语”,不再携带着传统意义上的那么多道德内涵,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幽默的、谐趣的转基因新词,大多用在善意的讽劝和相互嘲弄中。但通常用作“言行”的意义来解释,也通。例如,一家三口在路上散步,看到一个美女走过,我多看了一眼,女儿就严肃地说:爸爸,爸爸,注意你的节操!

我反驳说:“圣人云,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可见,好色之心,人皆有之。呵呵。”

说完,我的节操碎了一地。

其实,爱美之心,人皆

有之,何遮遮掩掩之有哉!这么一想,不敢说出口,怕节操再碎了一地。

与现实世界不同之处在于,虚拟世界常常会游走于极其礼貌和极其粗暴的两极。一些在现实中貌似温良恭俭让的人,到了虚拟世界,可能会转换成一副攻击手的面孔,显得非常下流无耻。一些貌似德高望重者,则会暴露自己的咸湿趣味。

网络世界如此复杂,对应了人类世界的人心之繁复。古语说,知人知面不知心,画虎画皮难画骨,感叹的是识人之难。人际交往的边际成本之高昂。很多人抱怨朋友的欺骗、爱人的背叛,通常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和他的内心世界相差太远。以我所知,交错朋友付出最大代价的,莫过于唐玄宗和杨贵妃。他们被一个“夷族”大胖子安禄山的表面肥胖敦厚所欺骗,以为他是忠心耿耿的好臣子、办事得力的好部下,一度把这位拥兵十万、横霸一方的节度使当做演小品的优人来讲。其实,安禄山真是一个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的枭雄,节操那是大大的坏。结果,有一天安禄山潜回安阳,发十万大军暴动,迅速攻陷周边各地,直逼京师,转瞬间倾覆大唐雄视世界近百年的大好江山。安禄山的虎狼之师在击败哥舒翰二十万大军,攻陷潼关后,进逼长安,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狼狽逃入四川,常因醉酒而娇态百出的千古红颜则凋损于马嵬坡下。悲夫!有没有“节操”这件事情,不能光听其言察其色,还要观其行。但说来容易,做到实在太难。

“节操”这个词,一说就扯远了。今天我们再谈“节操”,正是因为社会上有些混乱,很多人都“节操碎了一地”的缘故。



余烬录

杨玉良又一次被推向风口浪尖。

这位62岁的院士,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这些年里,一直是媒体焦点,鲜少提及他的专业化学,聚焦的都和种种与现实相关的宏大叙事有关,那也是杨玉良校长倾心讨论和关注的。现在,有媒体声称他的卸任与中央巡视组有关,还辅之以弹眼落睛的“细节”,消息忽啦啦就转得铺天盖地,直到复旦出来郑重澄清。看来,哪怕是退了,惦记他的人也不少,这或从另一侧面验证了杨玉良远超大学校长的社会影响力。

一直记得杨玉良校长四年前说过的一句话,恐怕也一直是他的自勉,“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,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”。所以,杨校长身在象牙塔内,目光却时时瞄向社会风云,对失范的抨击也远播塔外。

在眼下的中国大学,杨校长确实是一个令人尊敬的“异数”。他异常高调地张扬着他的理想主义旗帜,高调到有教授认为“有点过”。他在历次开学及毕业典礼中采用富有人文思想、自省意识与济世情怀的另类表达方式,虽不说那些网言网语讨年轻人欢心,仍然每每轰传互联网;他不太顾忌谨慎同行、慎评同事的“江湖规矩”,身为大学校长,却屡屡剑指“中国大学精神虚脱”,痛斥某些“才子加流氓”的教授,直陈“中国高等教育体制,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”……

这些年,一些中国大学也真的太不成话了。它们不甘寂寞,不幸的是,它们的名字频频出现的不是学术版面,而在娱乐或社会新闻版。曾经清高自许的高校,如今屡屡放下身段,俯就市场,利益诱惑当前,各种捞金手段

李泓冰

层出不穷。而某些教授,光是涂抹些“观点万金油”算好的,被人从洋洋万言中摘出“天雷滚滚”的只言片语也值得同情,最等而下之的,就恨不得用身体“授业”解惑了。

当浮躁而功利的财富至上、欲望至上的价值观大行其道,大学也不是没有委屈的,它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社会。倘若一个虔心投入教学的教授,一个全心供奉学术的校长,一个全心“追随兼容并包,恪尽学术自由”精神的大学,在现实生活中有生存之虞,肯定会有聪明人绕道而行。

固然,一个健康的社会,不应该让大学和学者清贫。但我们也有理由要求大学的“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。越是在现实诱惑甚至堕落此起彼伏的时候,公众对大学越是期许殷殷。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,“大学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最重要的场所”,这当然是指精神财富,他还有一句话,“追求客观真理和知识是人的最高和永恒的目标”。负有传承文化神圣职责的大学教育,必须保持对客观真理的永恒追求,必须拥有“铁肩担道义”的社会担当,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气神或将无所归依。

姑且不论校功过,一个敢于发出不俗之声的杨玉良校长,就不光为复旦长脸,也对中国的大学有激励扬清之能。

希望更多的人,听到杨玉良的声音:“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,像北大、清华、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,决定着国家的走向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,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。”

说白了,社会可以俗,大学不能俗;某些高校可以俗,复旦不能俗……

同意的请举手吧!